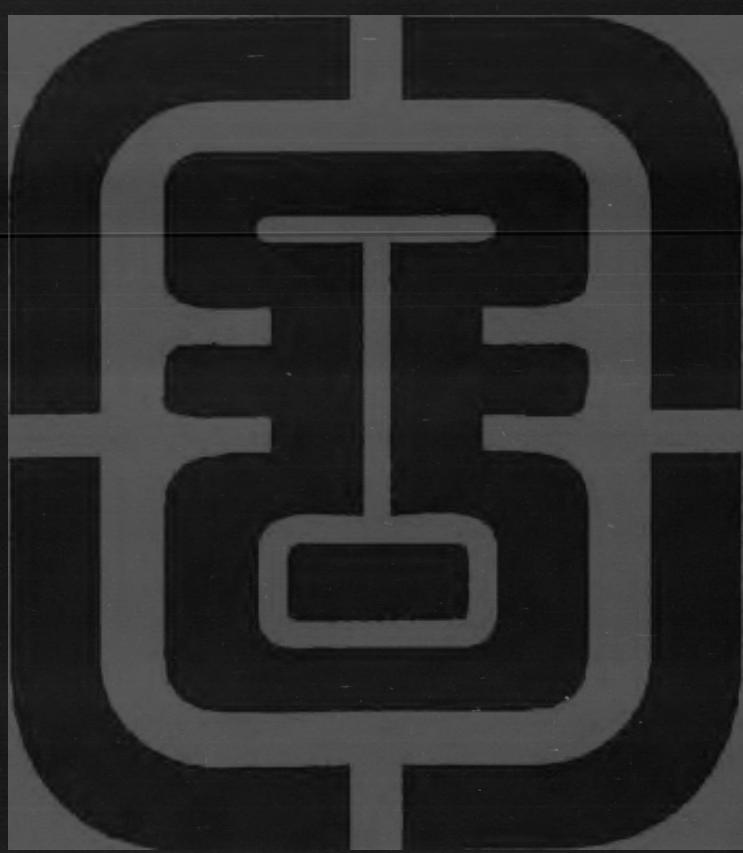


5



韓文卷之九

律詩

題楚昭王廟

丘墳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
間茅屋祭昭王

宿龍宮灘

浩浩復湯湯音商灘聲抑更揚奔流疑激電驚浪似浮霜夢
覺燈生暈宵殘雨送涼如何連曉語一半是思鄉

義魚招張功曹

義魚春岸闊此興在中宵大炬然如晝長船縛似橋深窺
沙可數靜撈音水無搖刃下那能脫波間或自跳中去聲鱗

憐錦碎當目訝珠銷迷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遙競多心轉
細得雋語時囂潭整知存寡舫暗平覺獲饒交頭疑湊餌
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密登門事已遼盈車欺故事飼犬
驗今朝血浪凝猶沸腥風遠更飄蓋江煙慕慕莫秋拂掉切
影寥寥懶去愁無食龍移懼見燒如棠名既誤釣渭日徒
消文客驚先賦篙工喜盡謠膾成思我友觀樂憶吾僚自
可捐憂累何須強問鷄

李員外寄紙筆

題是臨池後分從起草餘兔尖針莫並蘭淨雪難如莫怪
殷勤謝虞卿正著書

次同冠峽

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饒落英千尺墮遊絲百丈飄泄乳
交巖脉懸流揭浪標無心思嶺北猿鳥莫相捺

答張十一功曹

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實管競長纖纖筍躑
躑閑開豔豔花未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
詩罷看雙鬢斗覺霜毛一半加

郴州祈雨

乞雨女郎魂包羞潔且繁廟開鼯鼠叫神降越巫言旱氣
期銷蕩陰官想駿奔行看五馬入蕭颯已隨軒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休垂絕徼千行淚共泛清湘一葉舟今日嶺猿兼越鳥可

憐同聽不知愁

郴口又贈二首

山作劍攢江寫鏡扁舟斗轉疾於飛回頭笑向張公子終日思歸此日歸
雪颯霜翻看不分雷驚電激語難聞沿涯宛轉到深處何限青天無片雲

題木居士二首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榦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爲神詎比溝中斷遇賞還同爨下餘朽蠹不勝刀鋸力匠人雖巧欲何如

晚泊江口

郡城朝解纜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孤臣水底魂雙雙歸鰲燕一一叫群猿迴首那聞語空看別袖翻

湘中

猿愁魚踊水翻波自古流傳是汨羅蘋藻滿盤無處奠空聞漁父扣舷歌

別盈上人

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峰下一迴首即是此生長別離

喜雪獻裴尚書

宿雲寒不卷春雪墮如筵騁巧先投隙潛光半入池喜深

將策試驚密仰簷窺自下何曾汗增高未覺危比心明可
燭拂面愛還吹如舞時飄袖欺梅併壓枝地空迷界限砌
滿接高卑浩蕩乾坤合霏微物象移爲祥矜大熟布澤荷
平施已分年華晚猶憐曙色隨氣嚴當酒換灑急聽認知
照曜臨初日玲瓏滴晚漸聚庭看嶽聳掃路見雲披陣勢
魚麗遠書文鳥篆奇縱歡羅豔點列賀擁熊螭履故行偏
冷門扃臥更羸悲嘶聞病馬浪走信嬌兒竈靜愁煙絕絲
繁念鬢衰擬塩吟舊句授簡慕前規捧贈同燕石多慙失
所宜

春雪

看雪乘清旦無人坐獨謠拂花輕尚起落地暖初銷已訝

陵歌扇還來伴舞甕露晞危密節著柳送長條入鏡鸞窺
沼行天馬度橋徧堵憐可掬滿樹戲成搖江浪迎濤日風
毛縱獵朝弄閑時細轉爭急忽驚飄城險疑懸布砧寒未
擣銷莫愁陰景促夜色自相饒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

桃溪惆悵不能過紅豔紛紛落地多聞道郭西千樹雪欲
將君去醉如何

春雪間早梅

梅將雪共春彩豔不相因逐吹去聲能爭密排枝巧妬新誰
今香滿座獨使淨無塵芳意饒呈瑞寒光助照人玲瓏開
已徧點綴坐來頻那是俱疑似須知兩逼真焚煌初亂眼

浩蕩忽迷神未許瓊華比從將玉樹親先期迎獻歲更伴
占茲辰願得長輝映輕微敢自珍

早春雪中聞鶯

朝鶯雪裏新雪樹眼前春帶蒞先迎氣侵寒已報人共矜
初聽早誰貴後聞頻暫轉那成曲孤鳴豈及辰風霜徒自
保桃李詎相親寄謝幽棲友辛勤不爲身

梨花下贈劉師命

洛陽城外清明節百花寥落梨花發今日相逢瘴海頭共
驚爛漫開正月

和歸工部送僧約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汝既出家還擾擾何

人更得死前休

入關詠馬

歲老豈能克上駟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驥首牽
過關門妄一鳴

木芙蓉

新開寒露叢遠比水間紅豔色寧相妬嘉名偶自同採江
官渡晚搴木古祠空願得勤來看無令便逐風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

榴花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間時見子初成可憐此地無車馬顛
倒青苔落絳英

井

賈誼宅中今始見
葛洪山下昔曾窺
寒泉百尺空看影
正是行人渴死時

蒲萄

新莖未徧半猶枯
高架支離倒復扶
若欲滿盤堆馬乳
莫辭添竹引龍鬚

峽石西泉

居然鱗介不能容
石眼環環水一鍾
聞說旱時求得雨
祇疑科斗是蛟龍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

定謚芳聲遠
移封大國新
異宮尊長女
台室屬良人
河漢

重泉夜梧桐半樹
秦龍輻音非厭於涉切
翟丁歷切還輶禁城塵

秦地吹簫女
湘波鼓瑟妃
佩蘭初應夢
奔月竟淪輝
夫族迎蒐去
宮官會壑歸
從今沁園草
無復更芳菲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

三秋端正月
今夜出東溟
對日猶分勢
騰天漸吐靈
未高丞丞遠
氣半上霧孤
形赫奕當躔
次虛徐度杳
冥長河暗散
霧列宿曙分
螢浩蕩英華
溢蕭疎物象
冷池邊臨倒
照簷際送橫
經花樹參差
見臯禽斷續
聆牖光窺寂
寞砧影伴娉
婷幽坐看侵
戶閑吟愛滿
庭輝斜通壁
練彩碎射沙
星清潔雲間
路空涼水上
亭淨堪分顧
兔細得數飄
萍山翠

相疑綠林煙共暮青過隅驚桂側當午覺輪停屬音思摘
霞錦追歡罄縹緲郡樓何處望隴笛此時聽右掖連台座
重門限禁局風臺觀滉漾冰砌步青熒獨有虞庠客無田
拾落糞

詠雪贈張籍

只見縱橫落寧知遠近來飄飄還自弄歷亂竟誰催座暖
銷那怪池清失可猜坳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慢有先居
後輕多去却迴度前鋪瓦隴發本積牆隈穿細時雙透乘
危忽半摧舞深逢坎井集早值層臺砧練終宜擣階紈未
暇裁城寒裝睥睨樹凍裹莓苔片片勻如翦紛紛碎若按
坳音回定非燭鵲鷺真是屑瓊瑰緯音繡音忽觀朝萼冥茫囑

晚埃當惚恒凜凜出戶即皚皚音壓野榮芝茵傾都委貨
財娥嬉華蕩漾胥怒浪崔嵬磧迥疑浮地雲平想輟雷隨
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萬屋漫汗音合千株照曜開松篁
遭挫抑糞壤獲饒培隔絕門庭遽擠排陞級纒豈堪裨嶽
鎮強欲效鹽梅隱匿瑕疵盡包羅委瑣該誤雞宵呢喔驚
雀暗徘徊浩浩過三暮悠悠市九垓鯨鯢陸死骨玉石火
炎灰厚慮填溟壑高愁音致音斗魁日輪埋欲側坤軸壓將
頽岸類長蛇攬陵猶巨象虺水官夸傑黠木氣怯胚胎著
地無由卷連天不易推龍魚冷蟄苦虎豹餓號哀巧借奢
華便專繩困約災威貪陵布被光肯離金疊賞玩捐他事
歌謠放我才狂教詩碑矧興與酒陪鯁音壘音惟子能諳耳

諸人得語哉助留風作黨勸坐火爲媒雕刻文刀利搜求
智網恢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孩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

三日柴門擁不開階平庭滿白皚皚今朝蹋作瓊瑤跡爲
有詩從鳳沼來

送侯喜

已作龍鍾後時者懶於街裏蹋塵埃如今便別長官去直
到新年衙日來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

鳥有償冤者終年抱寸誠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渺渺
功難見區區命已輕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豈計休無

日惟應盡此生何慙刺客傳不著報讎名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

傾朝共羨寵光頻半歲遷騰作虎臣戎旆暫停辭社樹里
門先下敬鄉人橫飛玉盞家山曉遠蹀金珂塞草春自笑
平王誇膽氣不離文字鬢毛新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

天仗宵嚴建羽旄春雲送色曉鷄號金爐香動螭頭暗玉
佩聲來雉尾高戎服上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
時節難身遇郎署何須歎二毛

寒食直歸遇雨

寒食時看度春遊事已遠風光連日直陰雨半朝歸不見

紅毬上那論綵索飛惟將新賜火向曙著朝衣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

早日羈遊所春風送客歸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歌舞
知誰在賓僚逐使非宋亭池水綠莫忘蹋芳菲

題百葉桃花

百葉雙桃晚更紅窺牕映竹見玲瓏應知侍史歸天上故
伴僊郎宿禁中

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菜白雪却嫌春色晚故
穿庭樹作飛花

戲題牡丹

幸自同開俱隱約何須相倚鬪輕盈陵晨併作新粧面對
客偏含不語情雙燕無機還拂掠游蜂多思正經營長年
是事皆拋盡今日欄邊暫眼明

盆池五首

老翁真箇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鳴到曉恰
如方口釣魚時

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種已齊生從今有雨君須記來
聽蕭蕭打葉聲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忽然分散無蹤影惟
有魚兒作隊行

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一聽暗來將伴侶不

煩鳴喚闢雄雌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纔添水數餅且待夜深明月去試
看添沫幾多星

芍藥

浩態在香昔未逢紅燈燦燦綠盤籠覺來獨對情驚恐身
在僊宮第幾重

奉和號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

號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爲亭臺島渚目其處爲三
堂劉兄自給事中出刺此州在任逾歲職修人治州中稱
無事頗復增飾從子弟而遊其間又作二十一詩以詠其
事流行京師文士爭和之余與劉善故亦同作

新亭

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文浮枕簟瓦影蔭龜魚

流水

汨汨幾時休從春復到秋只言池未滿池滿強交流

竹洞

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來

月臺

南館城陰闊東湖水氣多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

渚亭

自有人知處那無步往蹤莫教安四壁面面看芙蓉

竹溪

萬萬溪流慢梢梢岸篠長穿沙碧簾淨落水紫苞香

北湖

聞說遊湖棹尋常到此迴應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

花島

蜂蝶去紛紛香風隔岸聞欲知花島處水上覓紅雲

柳溪

柳樹誰人種行行夾岸高莫將條繫纜著處有蟬號

西山

新月迎宵挂晴雲到晚留爲渡西望眼終是懶迴頭

竹逕

無塵從不掃有鳥莫令彈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

荷池

風雨秋池上高荷蓋水繁未諧鳴撼撼那似卷翻翻

稻畦

野布畦堪數枝分水莫尋魚肥知己秀鶴沒覺初深

柳巷

柳巷還飛絮春餘幾許時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

花源

源上花初發公應日日來丁寧紅與紫慎莫一時開

北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來

鏡潭

非鑄復非鎔泓澄忽此逢魚蝦不用避只是照蛟龍

孤嶼

朝遊孤嶼南暮戲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

方橋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階

梯橋

乍似上青冥初疑躡齒齒自無飛僊骨欲度何由敢

月池

寒池月下明新月池邊曲若不妬清妍却成相映燭

遊城南十六首

賽神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穰桑生甚共

向田頭樂社神

題于賓客莊

榆莢車前蓋地皮薔薇蘸水筍穿籬馬蹄無入朱門跡縱

使春歸可得知

晚春

草樹知春不久歸百般紅紫鬪芳菲楊花榆莢無才思惟

解漫天作雪飛

落花

已分將身著地飛那羞踐蹋損光暉無端又被春風誤吹
落西家不得歸

楸樹二首

幾歲生成爲大樹一朝纏繞困長藤誰人與賜青羅帳看吐高花萬萬層

幸自枝條能樹立可煩蘿蔓作交加傍人不解尋根本却道新花勝舊花

風折花枝

浮豔侵天難就看清香撲地只遙聞春風也是多情思故棟繁枝折贈君

贈同遊

喚起惺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
贈張十八助教

喜君眸子重清朗攜手城南歷舊遊忽見孟生題竹處相看淚落不能收

題韋氏莊

昔者誰能比今來事不同寂寞青草曲散漫白榆風架倒藤全落籬崩竹半空寧湏惆悵立翻覆本無窮

晚雨

廉纖晚雨不能晴池岸草間蚯蚓鳴投竿跨馬蹋歸路纔到城門打鼓聲

出城

暫出城門蹋青草遠于林下見春山應湏韋杜家家到祇有今朝一日閑

把酒

擾擾馳名者誰能一日閑我來無伴侶把酒對南山

嘲少年

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音花祗知閑信馬不覺誤隨車

楸樹

青幢紫蓋立童童細雨浮煙作綵籠不得畫師來貌音取
定知難見一生中

遣興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兼身事須
著人間比夢間

韓文卷之九終

韓文卷之十

律詩九八十首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

帝憂南國切改命付忠良壤畫星搖動旗分獸斃揚五營
兵轉肅千里地還方控帶荆門遠飄浮漢水長賜書寬屬
郡戰馬隔鄰疆縱獵雷霆迅觀棊玉石忙風流峴首客花
豔大堤倡富貴由身致誰教不自強

和席八十二韻

絳闕銀河曙東風右掖春官隨名共美花與思俱新綺陌
朝遊間綾衾夜直頻橫門開日月高閣切星辰庭變寒前
草天銷霽後塵溝聲通苑急柳色壓城勻綸紵謀猷盛丹

青步武親芳菲含芥藻光景暢形神傍砌看紅藥巡池詠
白蘋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倚玉難藏拙吹竽久混真
坐慙空自老江海未還身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早晚飛來入錦城誰人教解百般鳴春風紅樹驚眠處似
妬歌童作豔聲

太安池闕

遊太平公主山莊

公主當年欲占春故將臺榭押城闌欲知前面花多少直
到南山不屬人

晚春

誰收春色將歸去慢綠妖紅半不存榆莢祇能隨柳絮等
閑撩亂走空園

太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

一紀尊名正三時孝養榮高居朝聖主厚德載群生武帳
虛中禁玄堂掩太平秋天知鼓歇松柏徧山鳴

威儀備吉凶文物雜軍容配地行新祭因山託故封鳳飛
終不返劔化會相從無復臨長樂空聞報曉鍾

追攀萬國來警衛百神陪畫翬登秋殿容衣入夜臺雲隨
僊馭遠風助聖情哀只有朝陵日糝奩一暫開

廣宣上人頻見過

三百六旬長擾擾不衝風雨即塵埃久慙朝士無裨補空

愧高僧數往來學道窮年何所得吟詩竟日未能迴天寒
古寺遊人少紅葉牕前有幾堆

閑遊二首

雨後來更好繞池徧青青柳花閑度竹菱葉故穿萍獨坐
殊未厭孤斟詎能醒持竿至日暮幽詠欲誰聽

茲遊苦不數再到遂經旬萍蓋汙池淨藤籠老樹新林鳥
鳴訝客岸竹長遮鄰子雲祇自守奚事九衢塵

酬馬侍郎寄酒

一壺情所寄四句意能多秋到無詩酒其如月色何

和侯協律詠筍

竹亭人不到新筍滿前軒乍出真堪賞初多未覺煩成行

齊婢僕環立比兒孫驗長常攜尺愁乾屢側盆對吟忘膳
飲偶坐變朝昏滯雨膏腴溼驕陽氣候溫得時方張王

聲挾勢欲騰騫見角牛羊沒看皮虎豹存攢生猶有隙散

布忽無垠詎可持簞筭誰能以理言縱橫公占地羅列暗

連根狂劇時穿壁群強幾觸藩深潛如避逐遠去若追奔

始訝妨人路還驚入藥園萌芽防寢大覆載莫偏恩已復

侵危砌非徒出短垣身寧虞瓦礫計擬揜蘭蓀且歎高無

數庸知上幾番短長終不校先後竟誰論外恨苞藏密中

仍節目繁暫須迴步履要取助盤飧穰穰疑翻地森森競

塞門戈矛頭戢戢蛇虺首掀掀婦懦咨料音揀兒癡謁盡

髡侯生來慰我詩句讀驚魂屬和才將竭呻吟至日噉

過鴻溝

龍疲虎困割川原億萬蒼生性命存誰勸君王回馬首真
成一擲賭乾坤

送張侍郎

司徒東鎮馳書謁丞相西來走馬迎兩府元臣今轉密
方逋寇不難平

贈刑部馬侍郎

紅旗照海壓南荒徵入中臺作侍郎暫從相公平小寇便
歸天闕致時康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几山下作

旗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劔戟明敢請相公平賊後暫

攜諸吏上崢嶸

鄆城晚飲奉贈副使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

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間黃色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飲即
是連鑣向闕時

酬別留後侍郎

爲文無出相如右謀帥難居卻穀先歸去雪銷溱洧動西
來旌旆拂晴天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周楚仍連接川原乍屈盤雲垂天不暖塵漲雪猶乾印綬
歸台室旌旗別將壇欲知迎候盛騎火萬星攢

同李二十八員外從裴相公野宿西界

四面星辰著地明散燒煙火宿天兵不關破賊須歸奏自
趁新年賀太平

過襄城

鄆城辭罷過襄城潁水高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三百里家
人不用遠來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

荒山野水照斜暉啄雪寒鴉趁始飛夜宿驛亭愁不睡幸
來相就蓋征衣

次硤石

數日方離雪今朝又出山試憑高處望隱約見潼關
和本司勳過連昌宮

夾道踈槐出老根高甍巨桷壓山原宮前遺老來相問今
是開元幾葉孫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闕老使君

荆山已去華山來日出潼關四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
公親破蔡州廻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暫辭堂印執兵權盡管諸軍破賊年冠蓋相望催人相待
將功德格皇天

桃林夜賀晉公

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
時重疊賞元功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去年秋露下羈旅逐東征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京
飲中相顧色送後獨歸情兩地無千里因風數寄聲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壓三司貴
相國新兼五等崇鸚鷺欲歸倦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
長懸典午非材職得就閑官即至公

獨釣四首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竿曲樹行藤角平池散芡盤
羽沈知食駛縉細覺牽難聊取夸兒女榆條繫從鞍

一逕向池斜池塘野草花雨多添柳耳水長減蒲芽坐厭

親刑柄偷來傍釣車太平公事少吏隱詎相賒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下

見人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餅

秋半百物變溪魚去不來風能坼芡紫露亦染梨顛遠岫

重疊出寒花散亂開所期終莫至日暮與誰迴

枯樹

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侵腹穿人可過皮剝蟻還尋寄託
惟朝菌依投絕暮禽猶堪持改火未肯但空心

元日酬蔡州馬十二尚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什

元日新詩已去年蔡州遙寄荷相憐今朝縱有誰人領自
是三峰不敢眠

詠燈花同侯十一

今夕知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黃重
排金粟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

祖席前序

祖席洛橋邊親交共黯然野晴山簇簇霜曉菊鮮鮮寄
相思處盃銜欲別前淮陽知不薄終願早迴船

秋字

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況與故人別那堪羈宦愁榮華
今異路風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江山多勝遊

送鄭尚書赴南海

番音潘禺音愚軍府盛欲說暫停盃蓋海旂幢出連天觀閣開

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風靜鷓鴣去官廉蚌蛤迴貨通
師子國樂奏武王臺事事比日殊異無嫌屈大才

答道士寄樹雞

軟濕青黃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洞直
割乖龍左耳來

左憑至藍關示姪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爲聖明除弊事肯
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
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嗟爾戎人莫慘然湖南地近保生全我今罪重無歸望直

去長安路八千

次鄧州界

潮陽南去倍長沙，戀闕那堪又憶家。
心訝愁來惟貯火，眼知別後自添花。
商顏暮雪逢人少，鄧鄙春泥見驛賒。
早晚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萌芽。

題臨瀧寺

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
潮陽未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天。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叙別酬以絕句

二章

韶州南去接宣溪，雲水蒼茫日向西。
客淚數行元自落，鷓鴣

鳴休傍耳邊啼

兼金那足比清文，百首相隨愧使君。
俱是嶺南巡管内，莫

欺荒僻斷知聞

題秀禪師房

橋夾水松行百步，竹牀莞席到僧家。
暫拳一手支頭臥，還把魚竿下釣沙。

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

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
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便開看。

過始興江口感懷

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
目前百口還相逐，舊

事無人可共論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

來往再逢梅柳新別離一醉綺羅春
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虞翻骨相屯
鳴笛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款行人
已知奏課當徵拜那復淹留詠白蘋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
北望詎令隨塞鴈南遷纔免堊江魚
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
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

憑高試迴首一望豫章城
人由戀德泣馬亦別群
鳴寒日

夕始照風江遠漸平
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

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
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煙霞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

行行指漢東暫喜笑言同
雨雪離江上薰葭出夢中
面猶含瘴色眼已見華風
歲暮難相值酣歌未可終

題廣昌館

白水龍飛已幾春
偶逢遺跡問耕人
丘墳發掘當官路何處南陽有近親

寄隨州周員外

陸孟丘揚父作塵同時存者更誰人金丹別後知傳得乞
取刀圭救病身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濁水汙泥清路塵。還曾同制掌絲綸。眼穿長訝雙魚斷。耳
熱何辭數爵頻。銀燭未銷牕送曙。金釵半醉座添春。知公
不爰歸釣軸。應許閑官寄病身。

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
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峰驛旁山下蒙恩還
朝過其墓留題驛梁

數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扶
昇音沿路衆知難。繞墳不暇號三匝。設祭惟聞飯一盤。致

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慙痛淚闌干

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

司空遠寄養初成。毛色桃花眼鏡明。落日已曾交轡語。春
風還擬並鞍行。長令奴僕知饑渴。須着賢良待性情。旦夕
公歸伸拜謝。免勞騎去逐雙旌。

杏園送張徹侍御歸使

東風花樹下。送爾出京城。夕抱傷春意。新添惜別情。歸來
身已病。相見眼還明。更遣將詩酒。誰家逐後生。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放朝還不報。半路蹋泥歸。兩慣曾無節。雷頻自失威。見牆
生菌徧。憂麥作蛾飛。歲晚偏蕭索。誰當救晉饑。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祇召途中見寄開
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

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轅時再領須句嶧國仍遷少昊司暖
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賴寄新珠玉長吟慰我思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三閣老

兼呈白馮二閣老

牆下春渠入禁溝渠水初破滿渠浮鳳池近日長先暖流
到池時更不流

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

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翻翻走驛馬春盡是歸期地失
嘉禾處風存蟋蟀辭暮齒良多感無事涕垂頤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

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蕪巷柳馬
頭惟有月團團

鎮州初歸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
花不發待郎歸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

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曲江水滿花千樹有
底忙時不肯來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

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似滿朝承雨露共

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初到色映銀盤寫未停食罷
自知無所報空然慙汗仰皇局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
勝煙柳滿皇都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無年少逐春心憑君先到江頭看柳
色如今深未深

送桂州嚴大夫

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同戶
多輪翠羽家自種黃甘遠勝登僊去飛鸞不假驂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

天平篇什外政事亦無雙威令加徐土儒風被魯邦清爲
公論重寬得士心降歲晏偏相憶長謠坐北牕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

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恨
不身先去鳥飛

鎮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

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識何
處如今更有詩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文武成功後居爲百辟師林園窮勝事鍾鼓樂清時擺落
遺高論雕鐫出小詩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誰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

盡瘁年將久公今始暫閑事隨憂共減詩與酒俱還放意
機衡外收身矢石間秋臺風日迴正好看前山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山公自是林園主歎惜前賢造作時岩洞幽深門盡鎖不
因丞相幾人知

奉和杜相公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十六韻

耒耜興姬國輔丑倫標建夏家在功誠可尚於道詎為華
象帝威容大僊宗寶曆餘衛門羅戟架圖壁雜龍蛇禮樂
追尊盛乾坤降福遐四直皆齒列二聖亦有差陽月時之
首陰泉氣未牙殿階鋪水碧庭炬坼金葩紫極觀忘倦青

詞奏不譁嘈

音

哱

音

宮夜關

嘈

才

曷

鼓晨

撾

陟

瓜

藝

味

陳奚取名香薦孔嘉垂祥紛可錄俾壽浩無涯貴相山瞻

峻清文玉絕瑕代工聲問遠攝事敬恭加皎潔當天月歲

蒙捧日霞唱妍酬亦麗俛仰但稱嗟

韓文卷之十一

雜著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
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
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
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
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
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
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
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

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

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
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
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
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
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
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
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
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
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
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
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
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
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
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
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
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
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
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
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
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

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

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

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
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
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
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
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
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
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平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
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
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力然文
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
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

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
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
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
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
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
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
也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
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
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

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
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
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
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
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
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
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
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
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
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
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

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
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
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
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
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
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
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
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
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
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
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

樂曰其非良士其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爲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

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

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其旣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行難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

何如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非非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問客席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人也任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誅之邪先生曰否吾惡其初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爲大夫於公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

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間倘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他日又往坐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其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千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邪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羸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

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以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

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雜說四首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然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

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卽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狼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

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讀荀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子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

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讀鵠冠子

鵠暗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接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公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竒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歿世

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韓文卷之十一終

